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一

田南畝

南畝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升高判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州斷關論省科失入

罰懲其淫禮主於敬若長幼而失節在典刑而無捨蠢爾

解式從於長年三人而行尚聞擇善十年以長非可肩隨

况侍上邱陵不能向其所視如問及雲物其將對以何詞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田南畝 趙不為

一

無儀所謂於伊人有體自均於相鼠杖其傲禮固未乖宜

昔者蜡畢出遊言偃問其何歎幼而不遜尼父叩其衷俟

合志為友前言猶且不嚙年長以倍今日云何致罰必若

齒於鄉黨則應金作贖刑如或列於父兄豈可求之凡闕

失入宜從省見定刑更待州申欽哉惟刑捨此將濫

趙不為

不為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申公杜門判

申公杜門不出聚遠方衆百餘人里中輿訟

儒惟教先學乃德本苟立誠以脩業終養中而果行故道

存斯貴方類是歸無愆自遠之會庶廣克成之業雖門人

請益既有孚於鼎新而邑里無儀却興言於獄訟沈吟漢

牘反覆周典黨而成衆義非止於嚴科問以辯之理何妨

於聚學况杜門不出事非干進敦魯服之元風指楚郊之

遠避講習典禮翱翔墳索足以激揚時俗光聞儒門諒旌

責之可知豈訟聲之所及捨而勿問深合國章

梁庶

庶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不為 梁庶

三

對馬驚師徒判

卜氏為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為無勇卜氏

遂死之或誅其功監軍請真乎理誅者執云非

罪

戎御近官事資良藝或逐禽而過表且並轡而授綬克敵

是因褰旗攸屬卜氏參名訓僕奉職佳兵懸父之馬或奔

晉侯之車將敗師徒小却鉦鼓微旋既獲譴於有司載與

慚於無勇鳴轂小故猶有伏劒之臣敗軍大尤須聞免冒

之客是用捐軀不恤視死如歸東野傾轅雖則其罪國書

殞首終用可嘉足比乘邱之能宜錫滑臺之誅庶甄死節以寵鬼雄

房自厚

自厚開元朝官御史

對佯狂讓弟判

陳乙襲爵遂佯狂以讓弟甲嗣爵後方入仕鄰

人告甲非嫡子不合襲

德繼繼官功懋懋賞是崇開國之典以致承家之事陳乙志符前彥愛結友于雖佯狂之或違亦志義之可尚循令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房自厚 馬兢

三

問而克嗣慮不當仁依德言而靡淪理應承嫡况操刀使割能則無傷執射從咬貫乃斯獲仕進所取孝弟歸先苟以讓而入官能濟人而輔國以之立長可不謂賢鄰告失宜竊以為得

馬兢

兢一作 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三命判

乙仕登三命舉以特牲祀以少牢人告其僭加於舉禮也

聖人成能設位待士君子脩業考行入官等威有倫名器不假一作乙爵登寵命位列周行舉善有存乎禮物敬享

無虧於豐殺既感霜露不忘豺獮是以用禴於焉展牲信

以大夫之禮能行孝子之志緣祀而加誠不違於舊典或

人妄告固未適於時宜雖二簋之可享豈少牢之為僭此

其禮歟固無尤矣

薛齊

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馬兢 薛齊

四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導水東流百川歸海甘泉北對二渠交錯灌注不息黔黎

資上善之功奔瀉無窮生靈得下潤之廣鄭國創業白公

繼焉秦兼十倍之資韓得數年之力決渠降雨不待商羊

之歌荷鍤成雲寧假飛龍之氣理合克奉時令謹塞隄防

水潦盛昌懼有奔突桃花泛溢增修及二月之前瓠子興

謠流潤安四人之業縣宰絃歌緝化鸞雉添祥雷震一時

風行百里遵乎令典誠未失時見彼章程不罹其咎有詞

難罰無濫斯人

柳同

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萊田不應稅判

勸農使稱萊田舊不應稅州縣令有徵納爲例各自不同或據畝數均收或隨上下加減百姓紛訴使司科均收以不應爲從重科加減以非法均賦斂州訴恐年饑無以給貸且使司法例不平不伏處斷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柳同

五

度地制邑徹田爲糧必均三壤之宜以成九賦之則是以政令惟簡乃黎庶時蘇法物苟紛必謗譴日浸昔魯備齊難作邱甲之法晉爲秦擒起爰田之制俱錐刀之末開畏亂之始今三時不害四人成功疆理多兩穗之收倉廩必九年之蓄惟彼州縣誠非紀綱既無恤人之心豈曰奉公之理省徭慎役未挂於愚心貪財徇名已間於拙見昔與稅畝嘗聞尼父之嫌今欲萊田有類哀公之志非愛人以治國何深恩而淺謀使乎察彼衷情允茲上訴丁停厚斂冤者爰申官實嚴刑罪人斯得既有雅見實曰良圖

李仲和

仲和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津吏告下方傷水判

得津吏告下方傷水請毀左右隄水工景固爭潤下斯弊漂流是虛欲崇壘塞必藉隄防津吏以下方致災冀應除毀水工以長隄作務不可依憑競有兩端事難雙允請關千里無虧五詞則拯溺不待於規行聞諸往說而塞川頗類於防口得自今辰方見河渠之書自爛標準溝洫之志以會規模左毀則右傷右毀則左弊左右俱毀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李仲和 蘇儼

六

便沈下方津吏之言雖陳水工之志難奪既不合毀咸宜告知

蘇儼

儼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給地過數判

甲給地過數科所由曰更耕之田

沃土墾土厥有區分一易再易非無異制實資均政以利耕者甲有司也政實存焉因資地利之殊計若農家之講庶以通其勞逸齊厥等差實謂更耕克精受授孰云過數

且曰守經古有明徵今寧有罰

廉桀

桀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春不修鑑判

丁掌冰不頒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冰於陸自古有之頒冰於朝方今靡替倚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鎬寄甘泉之北宮東邑翠洛入邙山之陰洞履霜知堅和翠微而一色積雪偕凍炭稜層而流寒當忝司存合閑主守苟違命士得無常刑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廉桀 胡瑱

七

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歲換韶盛德在木上從天子下際羣公大給千官備露累命青熒片片光研金鏡之空餅賚我我安凜玉壺之態蓋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晶簾內飛燕嬌歌而對山虎鬼盤中省署永吟而陶酒時或稽緩人必其憂況士不頒冰闕也春不修鑑怠也秋仍輒刷非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下請用常典

胡瑱

瑱河東人元宗時登進士第

大閱賦

以國崇武備明習順時爲韻

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寇而上下順

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造故軒轅出涿鹿之戰顓頊

列共公之陣足以克定揭亂天祿永終雖八荒有截而七

德是崇若乃元冥用事律變冬中胡地馬肥寧控弦而習

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

設武備旌旗喬喬而風飛士馬囂囂而雲萃竟澤彌谷殷

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琨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

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者也爾其兵勢崩

騰軍容翕習元甲鱗布長戈岳立虞人萊野羣吏作旗事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胡瑱 趙自勵

八

著六職禮分四時可以順少長匡邦國匪盤匪遊有典有則是時也長楊草落鄴杜霜明旣不虞而作式亦因狩而治兵大田獲之以三品和門樹之以兩旌抱木之獲見矯矢而遙泣傷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旣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卽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趙自勵

自勵開元時登進士第

出師賦 弁序

先天年獫狁孔熾動搖邊陲是以我國家有事於沙漠也
徵甲選徒星馳雲集楚劒霜利吳鉤月懸將以驅日逐之
酋斬天驕之族蓋使烽堦無火亭障息肩大矣哉自古出
師未有若斯之盛者藉雖不敏敢述賦云

赫哉帝唐葉殷累聖光明乾道洗清邦政德所以和懷四
夷教所以平章百姓用能盡奄有於天下得樂推於羣黎
鳳符以謳歌而適龍歷以揖讓而躋既神化之無外何鬼
方之獨迷若乃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自勵 九

師也以律琯戈電舉鐵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曜曜以衝星
火色旌旗晝炎炎以舊日橫行有同於千里止步不過於
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之兵符赴赴武夫白猿公之劒術
謀無再陳其來若神攻則必取諒資於武既作氣以鼓行
受賑者實在乎國英雖假靈於廟算決勝者亦關於天斷
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掃一隅之陵亂然後作寰宇
之清謐成皇王之壯觀別有其儀不忒詩書是則麟翮初
就將騰躍於風波冠劒末從尚棲遑一作於翰墨願高闕
之氣殄佇燕然之銘勒優哉悠哉小臣高歌帝德

時賦

從龍者雲召風者虎物之相應時哉則侶傳巖捨築渭浦
收綸命或時偶時維道親時既行焉西漢之臣附鳳時之
否也東魯之父傷麟時可以謀身時可以達命季子談說
宣尼歷聘平津列侯長卿國命時廢時通知之則慶元亨
挺壙時運收成日月貞輝時合晦明大火流兮歲律云暮
春花歇兮寒露將生感天時之興替矧人事之窮亨時乏
良工龍泉掩彩時逢伯樂驥坂長鳴借如紅樹呈色玉顏
含榮貴當時而則榮恥後時而貽歎古之君子謀於終始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自勵 十

聖人以四時為柄賦以題為韻

粵若受天明命配天啓聖其作則也必敬敷五教齊七政
節春夏秋冬之候順金木水火土之性變通無失表正度
以為平零祀有常示帝圖之斯盛始或星分於木斗建於
寅配其宮於甲乙面其地於庚辛莫不合乎序應乎人金

羣生而悉遂彰盛德以維新則是柄也非父非子而天下親暨夫侯應乎離音諧於徵列其位於丙午制其方於壬子莫不循厥功究厥旨導貞悔之所由體長贏之所以則是柄也非堯非舜而天下理至乃金精儲其氣白帝泣其事有湛露今斯降涼風今斯至是則仰察於天俯觀於地司肅殺而不忒憫凋落而無遺抑是柄也五帝惟六三皇復四又若元律騰輝伊水德今膺是期有積雪今自解有堅冰今自茲是則上窮於象下順於時念衣褐之未濟表歲寒之不欺抑是柄也兩漢非遠二周可追况復正已無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自勵 士

八月五日花萼樓賜百官明鏡賦

天下之美風猷崇五日重千秋歡心達於四海聖澤均於九州是日也天子以載誕昔辰同漢武猗蘭之殿登高撫政則聖文花萼之樓皇帝乃御龍衮拱洪休申景命於萬

方寓縣賜明鏡於百辟公侯偉其爛矣生光炯爾明發色洞秋水精涵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勗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爲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鑒澈表正則影端居燥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謂內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鵠鷺擬茲鏡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警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效能各呈才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自勵 士

寒賦

有德於咸一 儒有討混元搜綿祀既觀寒暑之終亦測興伏之始覘風驚於一葉委時換乎千里寒之厥狀自茲而起若夫大火宿藏青霜晨烈則蜀井烟閉漲海氛滅長河天決綴珠崖而生冰幽朔地窮濛飛沙而雨雪乃知蘇武增威李陵愁絕聽胡笳以攪思僊漢庭之叱別及幽林風掃時物霜殘柔條危勁與室凜寒有美人兮心恍惚情怵悼而難安陰凝柳塞怨龍庭之路隔月透羅帳憐鴛衾之夜單履銀階

之悄悄雪珠淚之珊珊縫筐笥之統素寄戎幕之艱難別有陸沈之子厠跡荒蕪器宏偉而可觀命屯剝而不偶當其時也趨炎俯僂佩嘔噓吸無詩人卒歲之衣而泉客將離之泣豈祁寒而致憾亦遭時而不息終乖挾纊之暄更悲絺袍之及層冰咽溜宋生則綴帳而相望皓雪盈門袁子則茹悲而於悵雖居榮而可貴亦憂道而不入於時倚歎窮律佇目遐垓伊解物之皆悴獨霜松之常青縱寒苦之飄激淬堅明而自寧汨吾情之浩蕩願冥志於紫靈

對所知哭寢門判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子卿 陳元伯

圭

甲哭友人於寢門之外友弟將為疏關輓毆之太虛運化勞息有期聖人制禮哀樂殊節甲以詩稱伐木義切斷金追管鮑之平生欣然相得鄙張陳之棄置亮爾無取臨川興歎逝者如斯怨天地之不仁撫琴書之空在昔之莫逆把黃菊而思來今也則以乘素車而慟哭哭於門外禮亦宜之責以相輕誰執其咎且孔父將聖昭著格言有弟何知胡然昧識龍頭不見已喪朋從鳳字未題遽招伊戚非理輓毆宜啓刑書請驗所傷用申明罰

陳元伯

元伯開元時人

食泉銘

石門海口厥土惟南爰有寒泉注涯之潭洵溢得窟既潔且甘古來其傳飲之則食或曰不然人心自欲銅山恒有意亦未足矧來茲土舶車相屬利汨其心貨盲其目在昔賢守惟孟與吳雖飲此泉捐金還珠由是言之自有貪夫匪以泉故其心則渝嘗讀舊史錢神銅臭漢晉昏濁多門取授上下相蒙靡恤靡救由物而已豈泉之構皇唐啓聖開元御歷黜陟幽明官人慎擇道風淳儉吏業清白於戲爾泉其名可易器滿必覆撲滿不完不貪為寶子罕詞殫潤屋潤身禍福之端勒銘食泉作誠庶官

趙子卿

子卿開元時人

出師賦

并序

古之王者出師有征無戰然則兵革之事聖人是興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帝乃欽若堯禹承天運行鮮卑在圖夜郎無外而旄頭賊醜忘道弄邊河侵海寒障路幽朔皇赫斯怒親師用征播星肅神召募雄合白羽森月朱旗

爛空俾夫翕東海之焱波掃北荒之沙雪國用長策人忘
暫勞聊勝詠歌取思而賦賦曰

莫高匪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恩澤洪融
覆幬彌渟噴窮陸需無垠珍烟委而波屬蠻夷烏狎而
蟲馴粵若鬼方兮獯狁孔狁固陰近寒令陵我河津於是
按玉劔而憑怒耀金戈而雷震禡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
蒼鱗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鬬作笳鼓之殷殷
別有哮悍之旅毅勇之實爰自幽并而投召走巴楚而來
臻鐵馬金甲虹旌電輪鳴弦者飛鴈由其殞越揮戈者白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趙子卿 鄭齊望

五

日所以遠巡國體兵勢殊容其身既出師於鄆杜亦獵虜
於新秦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
切疊流詠則梟獍懷親大荒搖落知單于之魂死層冰泮
渙感天子之情春昆彙雜種於何不臣寧直跨胡而北省
亦當撫柔於叢榛海岱攸類匪兵是遵固將歷三五而高
視豈與夫費百萬於同勤

鄭齊望

齊望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歸胙判

甲監享以胙歸父餒而祭

三才既分六宗爰設或因地事地或因天事天明堂尊嚴
配之儀清廟崇禘祫之典國之盛禮其何以先神之至誠
罔或不降於是陳以簠簋薦之犧牲瑟奏空桑管吹孤竹
甲言參大享監彼有司獻灌無虧福祐攸洽貴骨以頒於
高品賤體仍露於庶僚他日鯉趨且聞歸胙今朝神惠更
用祭先錫類之美則多黷禮之嫌宜避

沈瑱

瑱開元時官諫議大夫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鄭齊望 沈瑱

六

賀雨賦

臣聞堯以欽明文思察洪水而其咨湯以布昭聖武赫鏖
石而不雨彼穹蒼之災沴豈睿君與聖主我明德之馨香
終時康而俗阜大唐以率俾蠻夏莫非王土主上以光宅
君臨粵若稽古以淑德崇化爲乾作輔其廣運也包二儀
以覆載其亭育也想羣生之父母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
精惟一無怠無荒百姓有過引之歸已一物失所納之於
隍夫人之所重者食也政之所先者農也近歲以冬雪不
盈春雲少澤綠疇合瘁朱夏將革無西畢之霽憲有南威

之赫奕我藝闕秀甫田虛闢湘燕垂翼而不飛應龍矯首而何益爾乃邦人大恐皇念勤眷思轉災以爲祥宜樹美而除譴移正寢徹豐膳釋幽冤索遺彥達聰明目廣視聽於四方恤獄緩刑開網羅於三面誠絕崇慝懲離黨援袞路濤太階平君臣咸一邦家輯寧天方悔咎淪筆垂休降靈雲布族而霽靈電驚空而煌熒殷雷震而聞聞飛雨零而冥冥夫其森沈散漫颯灑凌亂瀝液汪洋周流津漢濯上林之霍靡漲昆明之瀾汗驟繁響於闕庭浮清風於樓觀元澤優而霧止晴光炳今澄渙奔餘潦於迴塘挂晴虹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沈璣

七

於霄漢阡陌條暢而增綺黍稷芬榮而若煥野老熙熙農人相持嘉慶儲之望歲喜甘霈之流滋鼓腹擊壤賡歌稱詩詩曰有渰淩淩與雨祁祁而我公田遂及我私皇上辟容有穆神心載怡羣卿大夫濟濟纓綬拜手稽首足之蹈之賀農祥於介福答聖造於休期有諫議大夫沈璣因進而稱曰臣聞昔者飛雉升鼎用墜殷宗之德熒惑守心旋移宋景之慝禾苗盡起孺子感動於周公桑穀並生太戊獲相於伊陟夫君人者修己以敬乾乾日昃奉堯舜以爲心崇禮讓而爲則放黜回佞敷求謙直使人以時用邱明

之昏定異物不貴誠老氏之難得哀賑憐發勉敦稼穡自然灾伏至誠感於天地及當而行湛恩浹於寰瀛珍絡繹瑞縱橫海氣蒙晏河光吐榮甘露凝而醴泉涌麒麟遊而鳳凰鳴烟雲蕭索而紛郁日月光華而淑清我后慎終如始用晦爲明爲而不存沖而不盈向之能事動植由庚

張欽敬

欽敬開元時擢進士第

仲冬時令賦

以題爲韻

粵若大君光宅海內文思開帝王之洪緒振皇紀之綱維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沈璣

張欽敬

大

敷化布和設明堂以聽政發祥儲祉坐宣室而受籙有典有則念茲在茲負宸恭已凝旒肅樞享會必依乎是月寒暑不易乎斯時若乃睦以神人施乎政令鋪惠澤以流渥鼓薰風而入詠日月惟朗星辰克正調歷數之璿衡叶乾坤之寶命况乎陽氣告始幽歌御冬惟時是恤維政之雍穆元堂以敷化感黃冠以勞農命魯史之登臺式書雲物審周官之有祀時命秩宗於是恒憲聿修舊章遐布飭蓋藏之是密警門閭而必固一以永寧各知攸措滌器物之疏奄釐冰地之凝沍休力役省征賦養國中之鰥寡罷官

守之尸素是使風雨不順會不爽於豐年霜露以時諒匪
僇於歲暮撫三五之遐軌案道德之平裕方見與義農而
比崇豈直等成周之景祚而已顧慚眇質叨承選衆神仙
作尉非漢氏之稱梅孝友承家婉詩人之歌仲謬昌言於
聖德豈緣情而有中

對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伍訴
諸邑吏將納之園土曰來有授也

典禮是興訓導爲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張欽敬

无

軍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鄉伍以追其昧授於旌節邑吏
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繫茲行者類厭罷人雖徇等門關會
不忍於爲厲內於園土且未見於虧則終是迷而妄作軌
利動以生悔瑜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
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薄刑猶可誤作往訴何
太詞游爰叩兩端且知三失况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
以行何非已任免戾實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刑淫
是亦爲政

對越關判

越度關府欲科罪稱告急切不暇請公文

恭惟我王設險以守是立關禁防諸末遊彼何人斯干國
之紀異驅傳之高節非買符之達人去必乘星學難鳴而
夜度行惟渴日談馬邑而朝迷此則匿姦於心詐僞難恕
徒急切以文過豈刑章之可逃速歸爾尤無惑朝憲

劉晉

晉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著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張欽敬 劉潤

三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作利生人實資水德至於泛濫或以災成故立陂隄存夫
令式雖墨綬爲化不願於勞人而黃潦或湧益深於害物
况作事謀始合用於農隙啓塞隨時豈待於春仲論事乃
拙於爲政語對何聞於有司堰既不立於千金刑亦安疑
於兩壑郡侯所詒爰按科條

劉潤

潤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大酺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酺酌醴祈黃耆比部以無今式勾徵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舞僊僊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酺以將其厚意加遵以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和致太平之樂事光祿乃遵乎古遵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金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貴惟輕不宜加罪

對薦賢能判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劉潤

三

甲薦賢能三詣公車試皆高第表請錫彤弓矢廷尉致詰詞云適有功

唐堯稽古時謂能官周文小心號稱多士雲龍感召鸞鷟充庭蒲壁交衢弓車荐委薦異能之士採非常之德遵太學而橫經詣公府而高第驥足千里同主父之三擢桂林一揆恥公孫之十上爰求九錫之命以旌三適之功惟甲書生可貴能移太守之尊小吏雖卑猶奪宰君之望在道雖云可重傷倨無宜寘刑理在優賢不勞加黜

對無夫修隄堰判

河南諸州申無夫修理隄堰請與之平價仍免外徭省司以爲與平價則官無所供免外徭則公事廢闕不之許州訴人實阻饑恐不及冬成至春復桃花水爲害

邦寧本固書稱經理之方慮始樂成易著變通之義且河分南北境控青徐壤雜下田土爲上賦荐逢堯水乍闕殷儲威發於中思索其極順時令庀工徒版築爰興隄防互設岷然特起同斷岸之孤標的爾殊形狀屯田之錯峙期於永逸汔用小康望免外徭式酬平價州將當撫循之寄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劉潤顏勝

三

顧瞻黔黎省司膺出納之權愛存府庫俱爲奉國咸是循公探源若混其淄澠究理頗別於涇渭何則雖言營造本資其井田徒謂繕修未起於桑梓力常有限徭或可蠲役靡踰時價無宜給是則上省勞費人忘阻饑無闕於農不憊於素縱使隄疏瓠子不復興歌浪起桃花誰能爲害

顏勝

勝曲阜人擢進士第官右補闕

對大夫祭判

有五品祭寢不祭廟饌用索牛御史劾於寢則

以陋於饌則以泰訴云禮令無違

廟者曰貌死者曰歸神人異業敬則如在牲牷必備祭而勿驥秩有五品榮加三命誠乃錫類孝能尊先春露既濡增怵惕之感秋霜已降發悽慘之心雖欲饗親孰爲知禮祭於寢也自合刲羊祀諸廟焉方聞用犢庖丁展事雖則無全鄒人將入如何不問令無立廟理歸於寢祭設庶人之位薦以大夫之牲索而用之非其古也蘋蘩可重豈煩介葛之犧黍稷非馨寧展烝嘗之禮精意以饗神其吐諸禮雖徵於曲臺罪自招於石室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顏勝

三

對弔服加麻判

甲乙二人所受學師亡皆弔服加麻甲出有所之則經乙居則經出則否縣司科甲乙不合爲師制服並不伏

理範通明國圖惟遠班和正本式古崇風訓學興文當今是教甲乙同志偃化從師春誦夏弦自得西河之美摠衣函丈無非北海之遊道叶霄壤聲高闕里鴻都盛業方列義於儒堂電隙流年奄生悲於泉戶兩楹之夢豈迴景於西山二豎之災竟遊魂於北斗壞木之悲師也何逃顏山

之哀吾將安仰因情定禮自可處於心喪弔服加麻實無虧於聖政甲出而經是依古也乙居則否奚所咎焉既不異於門人信無徵於魯禮欲加之罪其有辭乎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休死勞生存亡大數絕業泣血孝敬常期乙也哀摧禍鍾凶疊感風枝而殞魄反哺何施陟霜岵而靡心跪乳奚及願言負米空結戀於梁山痛深懷橘愴開編於吳史凶門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顏勝

三

列位夙著等差方取則於殷周驗昭然於典禮既虞而作瘞重之制自分有祔於姑爲主之儀寧感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事不亂於大猷法難加於小累

對不供夷祭判

三品喪事夷祭不供司儀云時所不要

生榮死哀士有恒禮弔喪歸賜國者成規三品云亡九泉方闕窀穸有事未展懸棺之儀含禭所陳遂闕夷祭之典至若夏德方暑自可歸冰冬陰沍寒何煩設器待窮獻羔之禮方議鵲鳩之刑

屈突叔齊

叔齊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陟屺纏哀終天永慕形神嘗毀有切於何曾流慟傷神詎慚於吳隱於是牛山卜兆魚岫開塋帝軒轅之乘龍衣冠作璲王子晉之御鶴劍鳥成墳因班牛而動祥樹石馬而旌旣既而元門告掩丹旒云飛聊申虞祀之儀方則夏殷之禮立主之義自有常條以重當輕終乖禮式既無虧越何爽公途

裴廣

廣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父在凶門判

乙父在喪母立凶門或告一家不合二門乙訴云虞而無主以重當輕

仁焉而終智焉而死九原悽愴寧聞可作之期千日荒涼徒結有涯之恨乙以悲深厚地痛結終天充窮於溫米之

晨荼毒於瘞苦之日青鳥襲吉已託萬家之地白鶴飛來俄聞再奠之禮所以表斯廬位設彼銘旌仲馴獸之見遊希祥禽之或至言申陟屺之戀再寫循陔之悲既結歎於生靈實無慚於死孝或人言告未可依憑哀敬之心理在於察審慎之典必藉平反淫濫儻行手足無措既非月之無失何如霜之可繩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一

裴廣

三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二

劉庭誥

庭誥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追之遽出旌節以徇伍訴

諸邑吏將內之圓土曰來有授也

前王列土各有疆場司徒典邦數陳禮教苟違近以適遠必咨官以辨族彼其之子是何人斯固協厥居越在他邑動而有悔速訟所以成愆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攝離其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二

劉庭誥 王灣

一

鄉居彝倫或忝逞其旌節有授而來信既由衷何往不濟

伍實妄訴宜其詬誶

王灣

灣先天時進士

對清白二渠判

得清白二渠交口不着斗門堰府司科高陵令

罪云是二月一日以前

溝洫之宜隄防是急惟禹盡力乃安生人自鄭渠來興秦壤增利清白相映雲天竝開稻梁交陰雨汗俱發東風通

降南畝初勤曉波猶微春修未遽縣令以恤人從術計役

乘閒雖蟄戶驚飛方期伐木而斗門議立且恐勞人未為

瓠子之決欲后桃花之水府司按職體要俱懷聽風俗於

初聞謂弦歌於未理誠以溉灌無闕經營有圖豈乖蒲宰

之明當寬柳惠之黜情存審慎可適隨時

司馬貞

貞開元時官潤州刺史

孝經老子注易傳議

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此本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二

王灣 司馬貞

二

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

元所注而鄭志及目錄等不載其故往賢其疑焉惟荀昶

范煜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序以鄭為

主是先達博選以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

旨敷暢將為得所其數處小有非穩實亦未爽經傳其古

文二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緣遭巫蠱代未之

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

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為作閨門一章劉

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非宣尼之正說

按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兄妻子臣妾縣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以下別為一章仍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即為首章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習淺偽至注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其畧曰脫衣就功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而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氏之所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級今議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二

司馬貞

三

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準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注老子道德經者實謂元言注家多罕窮厥旨河上公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宏小足以修身潔誠大足以寧人安國且河上公雖曰注書即文立教皆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嗣雅善元談頗深道要窮神用乎橐籥守靜默於元化其理暢其旨微在於元學頗是所長至若近人立教修身宏道則河上為得今請望王河二注今學者俱行又按劉向七畧有子夏易

傳但此書不行久矣所存者多失真本又荀勗中經傳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缺時六卷今二卷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祕閣有子夏傳薛虞記其質粗畧旨趣非遠無益後學不可將帖正經謹議

史記索隱序

史記者漢太史司馬遷父子之所述也遷自以承五百之運繼春秋而纂是史其褒貶嚴實頗亞於邱明之書於是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二

司馬貞

四

上始軒轅下訖天漢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系家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篇始變左氏之體而年載悠邈簡冊闕遺勒成一家其勤至矣又其屬稿先據左氏國語系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諸子百家之書而後貫穿經傳馳騁古今錯綜摭括各使成一國一家之事故其意難究詳矣比於班書微為古質故漢晉名賢未知見重所以魏文侯聽古樂則惟恐臥良有以也逮至晉末有中散大夫東莞徐廣始考異同作音義十三卷宋外兵參軍裴駟又取經傳訓釋作集解合為八十卷雖竊見微意而未窮討論南

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作音義三卷音則微疎義乃更畧爾後其學中廢貞觀中諫議大夫崇賢館學士劉伯莊達學宏才鉤深探賾又作音義二十卷比於徐鄒音則具矣殘文錯節異音微義雖知獨善不見旁通欲使後人從何準的貞諛聞陋識頗事鑽研而家傳是書不敢失墜初欲改更舛錯裨補疏遺義有未通兼重註述然以此書殘缺雖多實爲古史忽加穿鑿難允物情今止探求異聞採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釋文演註又爲述贊凡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雖未敢藏之書府亦欲以貽厥孫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二

司馬貞

五

謀云

史記索隱後序

夫太史公紀事上始軒轅下訖天漢雖博采古文及傳記諸子其間殘缺蓋多或訪搜異聞以成其說然其人好奇而詞省故事叢而文微是以後之學者多所未究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采衆賢羣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

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語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然古今爲註解者絕省音義亦希始後漢延篤乃有音義一卷又別有音隱五卷不記作者何人近代鮮有二家之本宋中散大夫徐廣作音義一十卷惟記諸本異同於義少有解釋又中兵郎裴駰亦名家之子也作集解注本合爲八十卷見行於代仍云亦有音義前代久以散亡南齊輕車錄事鄒誕生亦撰音義三卷音則尚奇義則罕說隋祕書監柳顧言尤善此史劉伯莊云其先人曾從彼公受業或音解隨而記錄凡三十卷隋

欽定全唐文

卷四百二

司馬貞

六

季散亂遂失此書伯莊以貞觀之初奉敕於宏文館講授遂采鄒徐二說兼記憶柳公音旨遂作音義三十卷音乃周備義則更畧惜哉古史微文遂由數賢祕寶故其學殆絕前朝吏部侍郎許子儒亦作註義不親其書崇文館學士張嘉會獨善此書而無註義貞少從張學晚更研尋初以殘缺處多兼鄒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註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紬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爲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